



绘画评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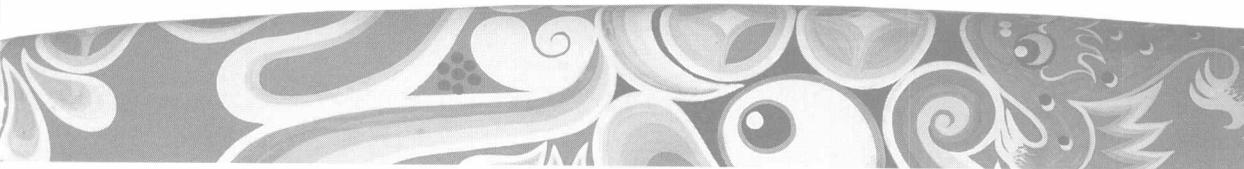
# 秦腔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丛书 ■野莽 ■主编 ■  
■贾平凹 ■著 ■陈泽 ■评点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秦腔

■贾平凹■著■陈泽■评点■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腔 / 贾平凹著: 陈泽评点.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008-4071-8

I. 秦… II. ①贾…②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950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010)82075934(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3.75

印 数: 1—20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怀念一种中国的批评方式

——总序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绘画评点本

野莽

由我们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一套这样的丛书，我以为是合理的和应该的，因为评点文学这种独特的批评方式，原本只能诞生于中国。评是评议，点是圈点，以拼音字母组成漫长句式的西方文学，即便伟大如《荷马史诗》，也不好在上面积点挽圈，因此它简直非中国的方块字莫属。西人没有这个条件，就索性长篇大论地在书外进行某种主义的研究，而中国的古人一见好诗妙文，也顾不得保持页面的清洁，往往信手写下心得体会，卷前便是眉批，卷后便是尾批，卷侧便是旁批，字里行间便是夹批，题下便是题下批，把一卷书涂抹得丹黄一片，那书离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也就不远了。评点文学，想必就是缘此发生。

这种批评方式最早依附的文学品类自然不是小说，自然是最早出现的诗，次为词、曲、赋、骈文、散文、戏剧。二十四史作为写史散文的一种，除元史无人问津，原因是否为蒙古人入主中原并杀死了我们的文天祥，暂缺资料证明，其他各史的评点者众，这却是已知的。而“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小说乃在最后，然而这种批评方式一进入小说就不得了，文士便竞相评点，读者也便争先赏阅，其繁荣的景象为后来居上的小说赢足了面子。

专家考证，评点文学的源头有二。一为训诂，“古今异言，解之使人知也。”《毛诗》注释《君子偕老》，“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装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楚辞章句》注释《九歌》，“屈原放逐……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一为史书，前四史各传的尾批为例，司马迁有“太史公曰”，班固有“赞曰”，范晔有“论曰”，陈寿有“评曰”。但此时只评不点，并且是作者自己评自己，真正发展成为评点文学，乃在唐宋。

“点”字最初的意思与后来是相反的，诗文写得不好，作者自己用笔圈点抹去，“以笔灭字为点”，即后世小学老师批评学生的话，卷子上有墨疙瘩，责令誊抄整齐了再交来。后渐演变对他人文章的赞赏，在绝妙字句的下面加点，周边加圈，以致醒目。并且点有单点、双点、圆点、三角点之分，圈有单圈、双圈、三角圈之别。此举也被后世的语文老师学习了去，用于表彰学生写得好的作文，有双圈者可以荣获九十多分。

南宋刘辰翁是中国第一位评点大师，也是第一个评点“小说家者流”的作品的吃螃蟹人，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命名小说，也是这位须溪居士。“魏武将见匈奴使”一篇，他在书眉批曰：“谓追杀此史，乃小说常情。”“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他又眉批：“亦似小说书袋子。”此后有明代据说是《金瓶梅》作者的王世贞，再后又出了第二位评点大师，写过《厚黑学》的李贽李卓吾，三人同评《世说》，各是一路笔墨。而李贽较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竟早了半个多世纪，见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已评出“千古若活”的妙语，又将鲁、李、武、阮、石、呼、刘唐这七条急性汉子作一对比，“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读者亦以为然乎？”在李贽的率领下，评点文学的队伍中不仅有公安派的创始人袁宏道，竟陵派的领袖钟惺、谭无春，连小说家冯梦龙和戏剧家汤显祖也跻身其中，一时间评书点文，蔚然成风。编罢《三言》《情史》的冯梦龙评点的艳歌《挂枝儿》，“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成了名言，以至今日艳词已去，惟余冯评。

明末清初，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的盛世过去，《红楼梦》尚未诞生，评点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类适时填充了文坛的虚空。正如李杜、苏辛、关汤、罗施是各个时期与品类的代表人物，金圣叹和毛氏父子高高举起了评点文学的大旗。从来也没有人研究过，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似乎只被李贽潦草地评点过一次，它的冷遇会否与金圣叹有关。因为这位最终受一桩哭庙案的牵连，高呼着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火腿味的口号走上刑场的率性汉子，在评点《水浒传》时顺手把《西游记》打了一金箍棒，“《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又评，“《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金大师评点的《水浒传》，实在是大出了评点的范围，他能大笔删去一百二十回本中宋江诸人招安后的内容，剩七十回，全书以卢员外梦见梁山好汉悉数被朝廷诛杀为完结。这比后来，莫名其妙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评《水浒传》、批宋江、反对投降主义的全民运动要早出三百多年，说明这个问题，并非某个政治家的英明发现。

人们已习惯称呼《三国演义》的首席评点家为毛宗岗父子，我认为这个称呼是有不对头的。金圣叹因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走红，有江苏同乡毛纶者欲与争风，决定评点《三国演义》和《琵琶记》，遂针对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列举的倒插法、夹叙法等诸多读法，也罗数了《三国演义》中的追本穷源之妙、巧收幻结之妙等诸般妙处，故此得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的结论。可惜用功过度，双目失明，只好采取现在流行的口述实录，父亲动嘴，儿子动手，让毛宗岗协助着他将评点事业进行到底。依照今天的知识产权法，创意与策划是毛纶的，并且他亲自动笔，只不该写着写着写瞎了眼睛。虽如此评点本的后半截也有他的口述，当年若能买到一个小录音机，再花钱雇位文秘，没有毛宗岗他照样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因此，著作权至少应有一多半在他身上，后世该称他们为毛纶父子才对，可见在文坛上，儿子占老

子便宜的事也是有的。

读者晓得李笠翁，多从《闲情偶寄》，从《十二楼》，而评点《三国演义》和《金瓶梅》事，因毛纶父子与此后张竹坡的压倒之势，则知之不众。其实李渔本身作为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评点语言恰恰是很好看的，生动处他说“如见”，诙谐处他说“有趣”，精彩处他说“好看、好笑”。《金瓶梅》中西门庆一边与宋惠莲性交，一边夸她的莲花小脚比潘金莲的还小，被潘金莲在窗外听到，李渔便说：“从脚引到金莲，线索甚微。”意思是，如果夸她身体别的器官长得比潘金莲好，那淫妇更得一下气翻。与李渔同时代的评点大师，还有名妓柳如是、的夫君钱谦益，冯舒、冯班兄弟，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不过限于诗歌散文。

陆次云评点别人诗文，自己却写小说，一篇《圆圆传》没有写好，不该说了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与陈圆圆的几句什么坏话，一生的革命工作都白干了，解放后简直就没人提到他，将其打入次类，让人不知所云。嗣后，有与陆次云同姓同籍同在浙江杭州的陆云龙，不仅自己写小说，且将评点的笔墨也转向小说。短篇集《型世言》中《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一篇，这位翠娱阁主人评道：“交不难一时之热，而难于到底如初。舟中同帐而不乱，权贵相逼而不移，更何事能寒其盟而夺其志？”如让鲁迅为此评点作一评点，必将又会笑其“近伪”，然而真要与男朋友所托的女朋友在帐中乱了，虽则打破了封建道学，但终究也有点对不起人。况且，小说写出这样的结尾，恐怕早被摩登男女笑嘻嘻地一口猜个正着。

清初只活了二十八岁的张竹坡，这个痴迷的文学青年，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精彩评点了《金瓶梅》。他将他的创作思想，也就是为什么写的问题告诉他的弟弟：“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共赏奇文之美，不亦可乎？”年轻轻的，眼力胜过情场老手李渔，把兰陵笑笑生的性描写一下看进了字缝里。《李瓶儿隔墙密约，迎春儿隙底私窥》一回，他在回评中评道：“写瓶儿春意，一用迎春眼中，再用金莲口中，再用手卷一影，再用金莲看手卷效尤一影，总是不用正笔，纯用烘云托月之法。”烘云托月法取自金圣叹的评点，时人遂以“可以继武圣叹”而语张生。

十八世纪之后的清代文坛，相继出现了考据与评点相参照的乾嘉学派，理论与评点相结合的桐城派。前如《四库全书》的总编修纪昀、纪晓岚，后如惜抱先生姚鼐，惜的是惜抱先生对评点文学的最高认识，“圈点之妙有胜于人意者”，惟一没有落实在小说上。个中原委，或许因前人的小说名著都有大师反复评点过了，既难超越，遂不宜重蹈覆辙亦未可知。在此期间，倒有大批量的一般评点工作者对于一般小说的一般评点，直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相继问世，名作方使有眼力的评者成为名家。冯镇峦评点《聊斋》，居然胜出蒲松龄送书上门的王士禛，“《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一部《儒林外史》招至评点家如云，最著名的有卧闲草堂、齐省堂、天目山樵者三。见仁见智，三人竟在评点中PK起来，卧闲草堂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天目山樵说“郭孝子才是书中第一人”，卧闲草堂说“名士风流带出

一分脂粉气”，天目山樵说：“浮淡！”虽说是清朝有文字狱，在评点文学作品方面，嘉庆皇帝也并没有打他们反革命。

《红楼梦》的红至今日，解梦人的解至今日，不能说不与脂砚斋、畸笏叟的评点没有关系。正是有了同期的评点，“起是梦中，宝玉情是梦中，贾瑞淫又是梦中，可卿家计长又是梦中，令作诗也是梦中，是故红楼梦也。今余亦在梦中，特为批评梦中之人而特作此一大梦也”，才有了随后的追梦者如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也才有了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和评论派，也才有了几百年后央视百家讲坛上的众讲纷纭。有人说，一部书必得等到著者已成故人，盖棺论定，无媚人之嫌，无罪人之虞，方可下手，斯言大谬。《石头记》的评点文字透露消息，脂、畸二人恰就在著者的身边，或红袖添香，或厮鬓弄墨。与健在的著者笔谈于书眉行间，页侧篇尾，可释困疑，亦可免误读，而且还不会留下“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的千秋之憾。此诗的前二句是“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著作者与评点者手握一卷，泪流一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去岁于鸿宾楼与友人欢聚，席间有拉美文学专家，兼多部拉美小说的翻译，饮了酒口吐真言。说国内一走红作家应邀演讲拉美文学，又不能读原版书，借助他人译著，直讲得色舞眉飞期间还擦汗二次，却似多情单恋，连马尔克斯本人也不便承认大风吹牛乃是魔幻。专家静坐台下，嘿然聆听，深觉国人误读的悲哀。我便又想到中国的评点文学，似乎它不是这样，它有一只会说一，有二绝不说三，没把握时大可嬉皮笑脸，效法深谙厚黑之术的李卓吾，问罢了“读者亦以为然乎”，还能再问一声“作者亦以为然乎”？

中华民国以降，现代白话小说少有评点，新文化运动伊始，西风东渐，散文诗歌也易为新体，浅白通俗，国人以为没有了评点的必要，于是在怀抱西书的噬嚼声中，慢慢忘却了金圣叹推荐的小说读法。二十世纪中叶，出了几部所谓红色经典，打土匪，干革命，直奔主题，无须评点也一眼看个底儿穿。六十年代末，中国第二次焚书坑儒，见书就抄，尤其是见不得可以利用来“反党”的小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只流行一种红塑料皮裹着的小本本，要评点就评点在那个上面，是谓活学活用的心得体会，小本本里字字都是绝妙好词，句句话说在了心坎上。积极分子可以登坛演讲，作激动、愤怒、发誓状，一场演罢，也便成了革命的评点家。左祸过去，中国新时期的出版界重印四大名著及其他古典小说原本，旧的评点弃之不附，人又无心续以新评，大量各国译著的蜂拥而入，使饥饿的中国青年饱吃西餐。

这委实是好。但我又想，假若这个评点文学是西人发明，国人必将瞪圆惊奇的双眼，连夜埋锅仿造。西人重直觉的印象派批评，只与中国的评点文学擦了点边，就曾让我们少见多怪的眼睛亮了又亮。再假若，金圣叹先生不卷入哭庙案，且能万寿无疆地活至今日，他所醉心的评点文学方式得到西人首肯，发他一个诺奖证书，国人中也有一些会将眼睛瞪圆。当然还有另一些，会故意投之以不屑，如鲁迅说，是上海的便如何，是邻居则不然了。

应该承认，中国的评点文学是有缺点的，它随心所欲，口无遮拦，如听京剧唱到好处

就大喝其彩，不从昆曲源头徽班进京说到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唱念做打四大形式梅程荀尚四大名旦以至文革江青八大样板戏，没有一个大本头的理论体系进行归纳。然而，尝到美食立刻抒发舌尖的快感，看见佳人一语就能道出她是个瓜子脸，这比那些摆开架势从动植物和人的基因开始进入，三小时后论到人体器官味觉和视觉的大评论来，它的短小正好成了特长。我是这样想的，要是在圈点和旁批中尽兴地表达感觉，在眉批和总评中严谨地阐述理论，我就不信，中国式的评点文学不能发扬光大，推陈出新。

距今整整十年，公元一九九八年秋，我去西安，平凹兄接风于一家古雅酒店，有旧式的凉亭花台，竹帘雕窗。饮酒间忽然由文学评论说到评论文学，说到评点文学，说到评点小说，我当场提出要光复这一好玩的传统，开二十世纪今人评点今人著述之先。且明确挑出他的四部长篇小说为一系列，请西安孙见喜、费秉勋、穆涛、肖云儒四人执笔评点，我做总序。此书既成，翌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数次重印。越年，北京的同心出版社又出版了另外两种，深圳陈泽评点，再过一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第七种的时候，依然陈泽评点，却遭遇与社方勾结的诡诈书商以瞒天过海之计，巧设机关，将有意思的文学点评毫无意思地变做文学点钱，境界远不如“吾岂谋利而为之耶”的二十五岁的张竹坡，令人相当扫兴！

随后在新世纪，国内文学期刊如《莽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者，也开辟了短篇小说名作的评点专栏。改版后的《广州文艺》又增设了与此类似的，附有短评的经典小说重读专栏。这些行为，犹如从行将死灭的灶洞里创出一粒曾经那么热烈的火种，并把它小心地呵护传递下去，重燃篝火，让世界看到它活泼调皮的异样光焰，红飘飘的从中国来，从中国很早以前的那个朝代。

这套即将问世的评点本丛书，计划把中国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进行陆续评点，适时推出，使之成为书界的风景，文坛的档案，读者的珍藏，作家的宝镜，中国评点文学史上裂冰地带的一列跳石，连接当今，通往后日。具体的做法是搜索名作，确选评者，在评点文学极其丰富的诸手段中，先行只选择旁批和总评这两个节目，不加圈点，不套双色。这样做的理由，是不仅简便了排版和印制的繁复工艺，而且也使得页面爽洁，阅之悦之。不过这并不是永远的规定，世界在变，出版尤须与时俱进。

最后才说，评点才子书者最好也是才子，这人思域奔放，洞见深刻，用足以配得上原著的奇思妙语，发泄阅读的快乐并将其传染给远方与后来的文学知音。须率真如儿童，亲切如故友，了然如本人，见什么说什么，说多少是多少。不板面孔，不端架子，随时随地，无顾忌，嬉笑怒骂，拍案惊奇。如此还不尽兴，再于篇尾发表一篇汪洋恣肆的高蹈纵论。那些在官办官订的报纸上大版刊登，引必西人语录，文必异国主义的评论，只配拿到灯火阑珊处去念给自己的影子听，评点文学的性灵世界容它不得。

遵中国工人出版社李阳先生命，主编这套大书并作小序，是欣然的。

2008年5月5日写于听风楼



## 主要人物

**张引生**:清风街村民,无父无母无妻无子,苦恋白雪,情绪激动时常伴发间歇性羊癫疯,被清风街村民视为疯子。

**夏天仁**:已故,夏家四兄弟老大,夏君亭之父。

**大 婶**:清风街村民,夏天仁之妻,夏君亭之母。

**夏天义**:夏家四兄弟老二,清风街原村主任,倔强,刚正。生有五子,皆有妻室,依次为:夏庆金,娶妻淑贞;夏庆玉,娶妻菊娃;夏庆满,已娶妻;夏庆堂,娶妻竹青;瞎瞎,已娶妻。除长子外,其余子媳皆不孝。后被七里沟山体滑坡掩埋。

**二 婶**:清风街村民,夏天义之妻,育有金玉满堂及瞎瞎五子。

**夏天礼**:夏家四兄弟老三,爱财,吝啬。育有一子一女,子夏雷庆,娶妻梅花。夏天礼常年于黑市贩卖银元,后遭人暗算,横死。

**三 婶**:清风街村民,夏天礼之妻,夏雷庆之母。

**夏天智**:退休小学校长,酷爱秦腔,在清风街享有很高的声望,乐善好施,有儒雅之风。育两子,长子夏风,娶妻白雪;次子夏雨,未婚。夏天智胃癌复发病逝。

**四 婶**:清风街村民,夏天智之妻,夏风夏雨之母。

**夏君亭**:夏天仁之子,清风街现任村支书,娶妻麻巧。

**夏 风**:夏天智长子,省城工作,成名作家,娶妻白雪,后离婚。

**白 雪**:清风街人,县剧团秦腔演员,夏风之妻,后离婚。

**夏 雨**:清风街村民,夏天智次子,与丁霸槽合伙开办万宝酒楼。

**赵宏声**:清风街村民,赤脚医生,开大清堂药店,工于撰写楹联,清风街的文化能人。

**上 善**:清风街村委会会计,善言辞,能机变,会唱秦腔,与妇委会主任金莲有染。

**金 莲**:清风街妇委会主任,负责计划生育工作,与村委会会计上善有染。

**李三鬚**:清风街村民,承包砖厂和鱼塘,贪利,好争斗,为人凶恶。与村民武林的小婊子白娥有染。

**秦 安**:清风街前支书,后被夏君亭取代而降为村主任,闷气郁胸不能释怀,遂痴傻。

**周俊奇**:清风街电工,患有心脏病,体弱。

**俊奇娘**:清风街村民,原周家地主之妻,夫亡寡居。年轻时与夏天义有男女之私。子周俊奇。

**刘新生**:清风街村民,承包了清风街一半果园,精于鼓乐,能做鼓谱,乐于组织社火。

**武 林**:清风街村民,结巴,懦弱,以做豆腐为副业,但却依然贫困不堪,娶妻黑娥。

**黑 娥**:武林之妻,面容姣好,与夏天义的次子夏庆玉有染,后与武林离婚,嫁庆玉。

**白 娥**:黑娥之妹,非清风街人,蜗居姐姐家,与李三荏有染,钟情于引生,后与马大中姘居。

**书 正**:清风街村民,夏风中学同学,做乡政府厨师。邈邈、喜贪便宜,为人吝啬、难缠。

**丁霸槽**:婁子,善于经营,清风街的生意能人,开万宝酒楼。

**狗 剩**:清风街村民,赤贫,因擅自在退耕还林示范地种菜被罚款 200 元,喝农药自杀。

**荣 叔**:清风街村民,懂阴阳,小气,多病。夏中星之父。后于深山中自钉木箱中求不坏之体,暴死。

**夏中星**:荣叔之子,秃顶,复员军人,曾为县秦腔剧团团长,剧团解散后调任为县宣传部长,后经夏风说情,出任邻县县长。

**陈 星**:清风街外来人员,开修鞋铺,后承包了清风街一半果园,善于唱流行歌曲,梦想去城里唱歌,与夏雷庆的女儿翠翠恋爱。

**马大中**:胖子,河南人。清风街外来生意人,作香菇收购买卖,住万宝酒楼,后与白娥姘居。

**张学文**:乡政府税吏。清风街“年终风波”制造者。

**邱老师**:县剧团演员,光头,奇丑,喜饮酒。有“顶碗”及“喷火”等秦腔表演绝活。

**王老师**:县剧团演员,年轻时以秦腔剧《拾玉镯》成名,后秦腔没落,郁郁不得志。



[1]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引生既不谋道,也不谋食,引生谋色!

[2]三趸一出,其凶形恶状即显现!

[3]农村土法,鸡毛粘在伤口上可以止血。

[4]痴心可见,白雪无时无刻不在心里,故而镜子里才有白雪。

[5]引生应该是作势要摸镜,引生何以摸镜,因镜中有白雪。作者笔不到意已到,真一笔作三四笔用。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

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她还在村里的时候,常去包谷地里给猪剃草,她一走,我光了脚就踩进她的脚窝里,脚窝子一直到包谷地深处,在那里有一泡尿,我会呆呆地站上多久,回头能发现脚窝里都长满了蒲公英。她家屋后的茅厕边有棵桑树,我每在黄昏天爬上去瞧院里动静,她的娘以为我偷桑椹,用尿涂了树身,但我还是能爬上去的。我就是为了能见到她,有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跌破了头。清风街的人都说我是为吃嘴摔疯了,我没疯,他们只知道吃嘴,哪里晓得我有我的惦记。<sup>[1]</sup>窑场的三趸端着碗蹾在碌碡上吃面,一边吃一边说:清风街上的女人数白雪长得稀,要是还在旧社会,我当了土匪会抢她的!<sup>[2]</sup>他这话我不爱听,走过去,抓一把土撒在他的碗里,我们就打起来。我打不过三趸,他把我的饭吃了,还要砸我的碗,旁边人劝架,说甬打引生啦,明日让引生赔你个锅盔,拿手还比划了一个大圆。三趸收了拳脚,骂骂咧咧回去了,他一走,我倒埋怨劝架人:为啥给他比划那么大的锅盔?他吃他娘的×去!旁边人说:你这引生,真是个疯子!

我不是疯子。我用一撮鸡毛粘了颧骨上的血口子在街上走,<sup>[3]</sup>赵宏声在大清堂药铺里对我喊:“引生,急啥哩?”我说:“急屁哩。”赵宏声说:“信封上插鸡毛是急信,你脸上粘鸡毛没急事?进来照照镜子看你那熊模样!”赵宏声帽盔柿子大个脑袋,却是清风街上的能人,研制出了名药大清膏。药铺里那个穿衣镜就是白雪她娘用膏药贴好了偏头痛后谢赠的。我进了药铺照镜子,镜子里就有了一个我。再照,里边又有了白雪。<sup>[4]</sup>我能在这块镜子里看见白雪,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秘密我不给任何人说。天很热,天再热我有祛热的办法,就是把唾沫蘸在乳头上,我也不告诉他赵宏声。赵宏声赤着上身给慢结巴武林用磁片放眉心的血,武林害头疼,眉心被推得一片红,磁片割了一下,血流出来,黑的像是酱油。赵宏声说:“你汗手不要摸镜!”<sup>[5]</sup>一只苍蝇就落在镜上,赶也赶不走。我说:“宏声你把你家的苍蝇领走么!”赵宏声说:“引生,你能认出那苍蝇是公的还是母的?”我说:“女的。”赵宏声说:“为啥?”我说:“女的爱漂亮才来照镜哩。”武林高兴了,说:“啊

[6]行情,指在婚丧嫁娶时的随礼。

[7]因为是夏天智买的酒,所以不喝,要是夏天义买的,引生一定会喝,细微之处,一笔不落。

[8]天旋地转,一个单恋者隐藏在最隐秘处的感情依托被打碎和破坏后的精神坍塌,引生如此,谁能不如此呢?

[9]胆小怕事之人须是如此说!

都,都,都说引生是疯子,引生不,不,不疯,疯么!”我懒得和武林说话,我瞧不起他,才要呸他一口,夏天智夹着红纸上了药铺门的台阶,我就坐到屋角不动了。

夏天智还是端着那个白铜水烟袋,进来坐下,呼噜呼噜先吸了一锅儿,才让赵宏声给他写门联。赵宏声立即取笔拿墨给他写了,说:“我是听说夏风在省城结婚了,还想着几时上门给你老贺喜呀!明日待客着好,应该在老家待客,平日都是你给大家行情,[6]这回该轮到给你热闹热闹了!”夏天智说:“这就算我来请过你喽!”赵宏声说:“这联写得怎样?”夏天智说:“墨好!给戏楼上也写一副。”赵宏声说:“还要唱大戏呀?!”夏天智说:“县剧团来助兴的。”武林手舞足蹈起来。武林手舞足蹈了才能把话说出来,但说了上半句,下半句又口吃了,夏天智就让他不急,慢慢说。武林的意思终于说明白了,他是要勒掯着夏天智出水,夏天智爽快地掏了二十元,武林就跑去街上买酒了。赵宏声写完了对联,拿过水烟袋也要吸,吸一口,竟把烟水吸到嘴里,苦得就吐,乐得夏天智笑了几声。赵宏声就开始说奉承话,说清风街过去现在的大户就只有夏家和白家,夏家和白家再成了亲家,大鹏展翅,把半个天光要罩啦!夏天智说:“胡说的,家窝子大就吃人呀?!”赵宏声便嘿嘿地笑,说:“靠德望,四叔的德望高。我就说啦,君亭之所以当了村主任,他凭的还不是夏家老辈人的德望?”夏天智说:“这我得告诉你,君亭一上来,用的可都是外姓人啊!”我咳嗽了一下。夏天智没有看我。他不理会我就不理会吧,我咳出一口痰往门外唾。武林提了一瓶酒来,笑呵呵地说:“四叔,叔,县剧团演戏,戏哩,白雪演演,不演?”夏天智说:“她不演。”赵宏声说:“清风街上还没谁家过事演大戏的。”夏天智说:“这是村上定的,待客也只是趁机挑了这个日子。”就站起身,跺了跺脚面上的土,出了铺门往街上去了。

夏天智一走,武林拿牙把酒瓶盖咬开了,招呼我也过去喝。我不喝。[7]赵宏声说:“四叔一来你咋撮口了?”我说:“我舌头短。”武林却问赵宏声:“明日我,我,我去呀,不去?”赵宏声说:“你们是一个村里的,你能不去?”武林说:“啊我没,没没,钱上,上礼呀!”赵宏声说:“你也没力气啦?!”他们喝他们的酒,我啃我的指甲,我说:“夏风伴了哪里的女人,从省城带回来的?”赵宏声说:“你装糊涂!”我说:“我真不知道!”赵宏声说:“人是归类的,清风街上除了白雪,夏风还能看上谁?”我脑子里喻的一下,满空里都是火星子在闪。我说:“白雪结了婚?白雪和谁结婚啦?”药铺门外的街道往起翘,翘得像一堵墙,鸡呀猫呀的在墙上跑,[8]赵宏声捏着酒盅喝酒,嘴突然大得像个盆子,他说:“你咋啦,引生,你咋啦?”我死狼声地喊:“这不可能!不可能!”哇地就哭起来。清风街人都怕我哭的,我一哭嘴脸要乌青,牙关紧咬,倒在地上就得气死了。我当时就倒在地上,闭住了气,赵宏声忙过来掐我人中,说:“爷,小爷,我胆小,你别吓我!”武林却说:“啊咱们没没,没打,打他,是他他,他,死的!”[9]拉了我的腿往药铺门外拖。我哽了哽气,缓醒了,一脚踹在武林的卵子上,他一个趔趄,我便夺过酒瓶,哐啷摔在地上。武林扑过来要打我,我

[10]且看应验否?!夏风白雪的婚姻和夏天义夏君亭新老矛盾是整部《秦腔》的两条主要引线,一明一暗,交错缠绕,如一条根生出的两枝藤蔓。夏风白雪婚姻是暗线。

[11]这副对联在写的时候没有念,是因当时的主笔在引生,若念出,既分散了作者笔力,也分散了读者眼力,同时也分散了引生苦恋白雪的心力,此其一也;对联须张贴于门楣时念出才更能传情达意,此其二也!著书者用笔,应如此参差有致,不呆、不滞,是为上乘!此联为全篇法眼,须再三玩味。

说:“你过来,你狗日的过来!”武林就没敢过来,举着的手落下去,捡了那个瓶子底,瓶子底里还有一点酒,他啜一口,说:“啊,啊,我惹你?你,你,你是疯子,不,不惹,啊惹!”又啜一口。

我回到家里使劲地哭,哭得咯了血。院子里有一个捶布石,提了拳头就打,打得捶布石都软了,像是棉花包,一疙瘩面。我说:老天!咋不来一场地震哩?震得山摇地动了,谁救白雪哩,夏风是不会救的,救白雪的只有我!如果大家都是乞丐那多好,成乞丐了,夏风还会爱待白雪吗?我会爱的,讨来一个馍馍了,我不吃,全让白雪吃!哎嗨,白雪呀白雪,你为啥脸上不突然生出个疤呢?瘸了一条腿呢?那就能看出夏风是真心待你好呀还是我真心待你好?!一股风咚地把门吹开,一片子烂报纸就飞进来贴在墙上。这是我爹的灵魂又回来了。我一有事,我爹的灵魂就回来了。但我这阵恨我爹,他当村干部当得好好的偏就短命死了,他要是还活着,肯定有媒人掙掙我和白雪的姻缘的。恨过了爹我就恨夏风,多大的人物,既然已经走出了清风街,在省城里有事业,哪里寻不下个女人,一碗红烧肉端着吃了,还再把馍馍揣走?我的心刀刺着疼,张嘴一吐吐出一节东西来,我以为我的肠子断了,低头一看,是一条蛔虫。我又恨起白雪了,我说,白雪白雪,这不公平么,人家夏风什么样的衣服没有,你仍然要给袍子,我引生是光膀子冷得打颤哩,你就不肯给我件褂子?!

那天下午,我见谁恨谁,一颗牙就掉了下来。牙掉在尘土里,我说:牙呢,我的牙呢?捡起来种到院墙角。种一颗麦粒能长出一株麦苗,我发誓这颗牙种下了一定要长出一株带着刺的树的,也毒咒了他夏风的婚姻不得到头。〔10〕

第二天的上午,我去了一趟戏楼。戏台上有人爬高上低地还在装灯摆布景,台子下已经很多婆娘们拿着条凳占地地方了,吵吵嚷嚷,听不清谁和谁都在说啥,有小儿就尿下了,尿水像蛇一样突然从条凳窜出来。书正的媳妇把柴火炉子搬在场边要卖炒粉,火一时吹不起,黑烟冒着。赵宏声猴一样爬梯子往戏楼两边的柱子上贴对联,对联纸褪色,染得他颧骨都是红的。把稳着梯子的是哑巴,还有文成站在远处瞅对联的高低,念道: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出泼天富贵,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尽遍地炎凉。〔11〕说:“宏声叔,你这是贺婚喜哩还是给你做广告哩?”赵宏声说:“话多!”屋檐里飞出个蝙蝠,赵宏声一惊,梯子晃动,人没跌下来,糍糊罐里的糍糊淋了哑巴一头。哑巴仍扶着梯子,哇哇地叫,示意我过去帮忙。我才不帮忙的,手痒得还想打哩!场北头的麦秸堆下一头猪瞪我,我就向猪走去踢它一脚。没想这呆货是个图舒服的,脚一踢在它的奶上,它就以为我逗它而趴下了。我呸了一口,不再理它,一股风就架着我往麦秸堆上去,又落下来,轻得像飘了一张叶子。

我现在给你说清风街。我们清风街是州河边上最出名的老街。这戏楼是老楼,楼上有

[12]酸儒之风,一笑!

[13]为后文打牌做伏线!

[14]世人都在病着,却只能看到别人的病!

[15]狗剩出场,总是这么没眼色,风波总由他而起!

三个字:秦镜楼。戏楼东挨着的魁星阁,鎏金的圆顶是已经坏了,但翘檐和阁窗还完整。我爹曾说过,就是有这个魁星阁,清风街出了两个大学生。一个是白雪同父异母的大哥,如今在新疆工作,几年前回来过一次,给人说新疆冷,冬天在野外不能小便,一小便尿就成了冰棍,能把身子撑住了。另一个就是夏风。夏风毕业后留在省城,有一笔好写,常有文章在报纸上登着。夏天智还在清风街小学当校长的时候,隔三岔五,穿得整整齐齐的,端着个白铜水烟袋去乡政府翻报纸,查看有没有儿子的文章。如果有了,他就对着太阳耀,这张报纸要装到身上好多天。后来是别人一经发现什么报上有了夏风的文章,就会拿来找夏天智,勒索着酒喝。夏天智是有钱的,但他从来身上只带五十元,一张币放在鞋垫子下,就买了酒招呼人在家里喝。收拾桌子去,切几个碟子啊!他这话是给夏风他娘说的,四婶就在八仙桌上摆出一碟凉调的豆腐,一碟油泼的酸菜,还有一碟辣子和盐。辣子和盐也算是菜,四碟菜。夏天智说:“鸡呢,鸡呢吗?!”四婶再摆上一碟。一般人家吃喝是不上桌子,是四碟菜;夏天智讲究,要多一碟蒸全鸡。但这鸡是木头刻的,可以看,不能吃。〔12〕

魁星阁底层是大畅屋,没垒隔墙,很多年月都圈着中街组的牛。现在没牛了,门口挂了个文化站的牌子,其实是除了几本如何养貂,如何种花椒和退耕还林的有关政策的小册子外,只有一盒象棋,再就是麻将,时常有人在里边打牌。〔13〕

赵宏声从梯子上下来,想和我说话,风绕着他起旋儿,他说这是邪气,使劲地扑朔头发。我说扶着这风刚才我上到了麦秸堆上。赵宏声说:“上去了?啊,你好好养病。”〔14〕我说我真的上去了,麦秸堆上有个鸟窝。文成搭了梯子就爬上麦秸堆,果然从上面扔下来个鸟窝。众人说:“咦?!”赵宏声还是推着我到了文化站门口,问我要不要在后心处贴一张膏药?他说:“不收钱。”我说我真的上去了,他不再理我,探头往文化站屋里看。里边有人说:“是不是幺饼,我眼睛不行啦。”赵宏声说:“你再打一天看啥全是黑的!”牌桌上有夏雨和会计李上善,两人为一个幺饼吵闹。原来夏雨单钓幺饼,将手中的幺饼压在额头上,额头上就显出一个幺饼图案,上善暗示大家都不打出幺饼,等黄了局摊牌,三个人手里却多余着一个幺饼,夏雨就躁了。赵宏声说:“你家正忙着,你也打牌?”夏雨说:“我来借桌子板凳的,刁空摸两圈。”起身要走。一人说:“急啥的?你哥娶媳妇你积极!”一个说:“嫂子的勾蛋子,小叔子一半子么!”

这时候,门口有人说话:“来时我还说这一身衣服脏哩,到这儿了倒觉得干净!”我一回头,是几个剧团人。其中一个老女演员说:“你一到乡下都英俊了!”那人是齿齿牙,微笑了一下,嘴没有多咧,说:“这么还有文化站?”老女演员说:“清风街出了个夏风,能没文化站?”一直站在牌桌后头看热闹的狗剩往门口看了看,弯着腰就出来。狗剩是五十多岁的人,黑瘦得像个鬼,他把头伸到老女演员面前,突然说:“你是《拾玉镯》?”老女演员愣了一下,就明白了,笑着点了点头。狗剩说:“我的毬呀,你咋老成这熊样啦?!”〔15〕老女

[16] 在为下文的夏天义出场埋下伏笔!

[17] 美人暮年,奈何奈何!

[18] 美人暮年固然无可奈何,若暮年的美人再不识趣,就可悲甚至可厌了!

[19] 解释给自己听!

[20] 为天下痴情者一哭!

[21] 上善奉迎卖乖之处!

演员变了脸。狗剩要和她握手,她把手塞到口袋里。

事后我听说啦,三十年前县剧团来清风街演了一场《拾玉镯》,拾玉镯的那个姑娘就是这老女人演的,狗剩爱上了那姑娘,晚上行房就让媳妇说她是那姑娘,惹得媳妇差点和他闹离婚。狗剩让名角生了气,上善出来忙解释狗剩没有恶意,只是不会说话,抬脚把狗剩踢走了。

名角是演《拾玉镯》成名角的,她也就一辈子只演《拾玉镯》。她的情绪没有缓过来,中午吃饭前的时候说胃疼,要回去。清风街之所以同意包场戏,就是冲着几个名角,这下要砸锅呀,[16]夏天智就让赵宏声针灸治胃病,老女演员说不用,还要回去。白雪就老师长老师短地恳求,还将夏天智画的秦腔脸谱拿出来,其中一张就是专门画她的装扮的,老女演员才说:“我真的老了?”白雪说:“你没老!”老女演员说:“人咋能不老呢,我是老了。”[17]白雪说:“人老了艺术不老啊!”老女演员说:“那好吧,我不走了,但晚上取消《拾玉镯》,我只来段清唱。”[18]

我本来是不去夏家凑热闹的,上善硬拉着我去,我才去的。[19]白雪穿了双瘦皮鞋,把脚收得紧紧的,真好看。中星他爹信佛,给我说过菩萨走路是一步一生莲的,我看见白雪走过来走过去,也是一溜儿一溜儿的花。赵宏声问我看啥哩,头老不抬,发痴眼儿?他鬼得很,知道我的心思,可我不敢瞅白雪的脸,我还不能瞅她的脚吗?[20]我转了身,对着院子里的花坛,花坛上种着月季,花红艳艳的。赵宏声说:“你今日可别多喝酒!”我拿手去掐月季叶,叶子颤了一下,我知道叶子疼哩,就松了手。

院子里噼噼啪啪响过鞭炮,上善就主持了宴会。夏家待客虽然没有太多地请人,人还是来了许多。武林是最后到的院门口,他来训斥他老婆,他老婆黑娥来得早,他说:“你,你回呀不不回,一,一,一会儿上礼,啊你是有钱,钱,钱哩?”正好四婶出来,让武林快进去坐席,武林说:“我,我,我,没钱呀婶子!”四婶说:“谁要你上礼呀?!”武林就说:“啊过一个月,是,是,是我娘的三三三周年,你也,也来,啥都不,不,不要带噢,噢。”村主任君亭和支书秦安是相跟着来的,秦安先站在院门口念门联:不破坏焉能进步,大冲突才有感情。就锐声说:“是宏声写的吧,写得好!”上善就拥他们在主桌上坐了,开始讲话。上善能讲话,说得很长,意思是夏风是个才子,白雪是个佳人,自古才子配佳人,那是天设地造的。虽然在省城已办了婚礼,但在老家还得招呼老戚旧亲,三朋四友,左邻右舍,老规矩还是老规矩!那么,东街的本家,中街的他姨,西街的亲家,南沟来的他舅,西山湾来的同学,还有在座的所有人,都把酒杯端起来,先贺咱老校长福喜临门,再祝一对新人白头偕老!都端起酒杯了吧?众人说:“早都端起了,你说得太长!”上善说:“那就干杯,都得喝净!”干过了,众人都要坐下,上善又说:“先不急坐,再把酒倒上,让秦支书讲话!”[21]秦安就让君亭讲,君亭说我是本家子哥,你讲。秦安说:“我不会说话,要我说呀,对这一对



[22]世事沧桑变幻,谁能预料?庸人自惹烦恼,冷眼旁观!此时引生唱此戏文,有意还是无意?但作者应是有意为后文作了铺垫。

[23]如此机变之处,总出上善!

[24]秦安总是如此!

[25]细!恢宏处声如惊雷,细微处轻如游丝!

新人哇,我只说一个字,只一个字:很好!”众人都笑了,说:“明明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秦安愣了愣,也笑了,就坐下来。众人也就坐下来。席间,有人给夏天智脸上抹红,夏天智说婚结了给我抹啥子红?众人便起哄:今日不要新郎新娘了,就要你,你得来个节目!夏天智也不擦脸上的红,喃喃道:“我出啥节目呀?”就叫喊四婶把他画的那些秦腔脸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四婶说:“你咋恁逞能的,拿那些脸谱有啥看的?”夏天智说:“你不懂!”四婶就从柜里搬出一大堆马勺,马勺背上竟都画着秦腔脸谱。我知道夏天智能画秦腔脸谱,但没见过能在马勺上画,画出了这么多,一件一件竟摆得满台阶上都是。众人便围进去瞧稀罕,你拿一个,他拿一个,掖在怀里,别在裤带上,也有拿了要出院门。夏雨急着喊:“哎!哎!”夏天智却说:“谁要爱上的,就拿上!”众人说:“四叔比夏雨舍得!”马勺立时就被抢光了。夏天智脸上放光,说:“热闹,热闹!我再给大伙放段戏!”又从卧屋取了个台式收音机,拧了半会儿,正巧播放着秦腔曲牌。音乐一起,满院子都是刮来的风和漫来的水,我真不知道那阵我是怎么啦,喉咙痒得就想唱,也不知道怎么就唱:眼看着你起高楼,眼看着你酬宾宴,眼看着楼塌了……<sup>[22]</sup>我唱着,大家就看我,说:“这疯子,这疯子!”上善就过来拿了一只大海碗,满满地盛了米饭,又夹了许多肉在上面,给我说:“引生,你那烂锣嗓能唱个屁!把这碗端上,好好坐到花坛沿上吃,吃饱!”然后他高声说:“要唱我来上一板!”<sup>[23]</sup>众人都起哄:“唱!唱!”上善真的就唱啦: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两步只当没走,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唱着唱着,一只苍蝇站到了他鼻尖上,他拍苍蝇,就不唱了。音乐还在放着,哑巴牵着的那只狗,叫来运的,却坐在院门口伸长了脖子鸣叫起来,它的鸣叫和着音乐高低急缓,十分搭调,院子里的人都呆了,没想到狗竟会唱秦腔,就叫道:“上善上善,你唱得不如狗!”来运在这场合出了风头,喜得哑巴拿了一根排骨去喂它。但来运叼着排骨不吃,却拿眼睛看我。我也看着来运,我叫:“来运,来运!”来运就卧到我腿前,我看出了来运前世是个唱戏的,但这话我不说破。花坛边的痒痒树下,夏风和赵宏声说话,他们是小学同学,夏风说:“瞧我爹,啥事都让他弄成秦腔会了!”赵宏声笑着说:“四叔就好这个么。也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白雪活该就是给你爹当儿媳的。”夏风说:“我就烦秦腔。”赵宏声说:“你不爱秦腔,那白雪……”夏风说:“我准备调她去省城,就改行呀。”米饭里边吃出了一粒沙子,硌了我的牙,我呸了一口米饭,又呸了一口米饭。起身要走时,秦安过来问起夏风:“新生没来?”夏风说:“没见过来么。”秦安就给夏天智招手,夏天智端着白铜水烟袋走来,两人叽叽咕咕了一阵,我逮听着他们在商量着晚上给剧团演员披红的事,秦安说:“五条呀,一人还得十斤鸡蛋,一袋苹果,这笔账不好报哇?”<sup>[24]</sup>夏天智吸了一阵烟,就把白雪叫来。白雪就站在我的旁边,她的身上有一股香,她的裤管上粘着一个棉花球儿,我想给她取下来,但我没敢。<sup>[25]</sup>白雪说:“那就只给王老师一个披红吧,她称得上是表演艺术家了,